

又见梅花

□周山涓

梅花，御严寒而花旺发，傲雪霜而枝更挺。腊八时节，我想起梅山清修寺里的那株古梅树，该是金黄满枝，吐露芳华。我第一次见她时，是循着她的寒香被引到寺里的一个僻静之处。她有3米多高，碗口略粗，足有几百年的树龄，枝柯奇古，屈曲斜袅，满树鹅黄，又似泼了一层油蜡，树的根部、中部长了两个大树瘤，与金沙寺供春仿的白果树瘤有得一拼。问寺里的修行人，他们也说不清到底树龄多少？有的甚至不知其为腊梅。也难怪，这寺有四五百年的历史，修行人来来去去，有几个还是第一次在这岛上过冬，也才第一回看寺里的腊梅开花。

“腊梅？怎么种在这茅房边？”有人嘀咕。离腊梅树两公尺，原是寺里的公厕，是三四十年前茅坑的样子，用木栏围圈，虽然上面盖的是瓦片，四周用砖砌墙，但习惯仍叫“茅房”。由于抽水马桶的出现，这茅坑终究是不用了，所以，这里倒成了僻静之处。岛上的进口商品市场已有日本智能马桶盖在售，说不定哪一天这寺里也会用上。听说，将要新建的清修寺，其设计图纸也出自日本人之手。

腊梅怎么会种在茅房边？这个疑问我也一直在问。或许这里当年正好有块空地，种树人只是随手一种？或许另有玄机？茅房为污垢之地，腊梅为净洁之物，是谓不垢不净？公厕终于退场，浊气下沉，清气上扬，是谓不增不减？一阴一阳为之道，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息。君不见，白昼黑夜，潮起潮落，妍媸同辇，吉凡并驾，岳坟有赤胆忠骨，也有千古罪人。

有了第一次与古梅的会心之交，再去就是老友重逢。每次经过那里，总要去看上几眼，她在观音殿后，药师殿旁。在她身边稍作停留，摩挲一下她的枝干，算是与她握手招呼。

春天，我去时，她刚开完花季，正在努力结梅子，像初为母亲的妇人。夏天，我去时，她树叶婆娑，像穿上绿裙子的少女。秋天，我去时，她叶子渐黄，扑簌散落一地，卷又散去。一年冬天，我去看时，正好碰到她的盛花期，发现有几枝抵住了旁边的墙面，伸展不得，似有愁容，于是，折了几枝回来。贮了清水，放了一点盐，插在梅瓶里，赏玩多日，听说若放点肉汤，还可结出梅子来。是夜，满室清芬，那花半合着口，欲语还休。疏朗的枝条，其间小枝分歧，纵横交错，有翘首，也有低眉。那香气开始是冷幽幽的，慢慢拂人鼻息，竟是沁人心底。一日，在花下弹琴，不觉连这琴音也仿佛沾染了梅花香，清淡悠远起来。渐至干枯，仍见梅花点点犹有花枝俏，索性做了干花，收了这花魂，让她长留案头。一举目，虽不能说望梅止渴，夏日里倒也有丝丝凉意。

某一日，我行走在岛上的一条巷弄里，发现从一垛乱石墙里探出几枝腊梅花，这样的风景岂能错过？于是，征得主人同意，得以一窥全貌。这腊梅比清修寺那株略小，但也有些年份了，只是根部被乱石、杂物覆着，有种无法舒展的窘迫。她家院子朝东宽阔处，竟种着红梅、白梅两棵梅树，点点胭脂，绿萼白花，香气袭人，只是这院子一大半被造了房子，风景被房子挡住，外人还真看不出来。我问这是哪位先人所种？她摇摇头说，自打住进来，就有这梅花树了。

后来，我又在岛上傅姓、李姓家的院子里看到他们亲手栽种的梅花，也都有几十年的树龄了。“岛上地咸，不宜种梅”的声音犹如雪落，终至无声。

于是，大牛山上、桃湾岭上相继种上了梅花，岛上的秀美庭院里梅花是必种花木，姓梅的或名字中有梅的居民都种了梅花……如果，岛上的居民都能成为梅花使者，一座“开满梅花的岛屿”将渐渐浮出海面。

我欣喜地看到，岛上的墙体画绘上了梅花，廉政小扇画上了梅花，一些新冒出来的事物都愿与梅花沾上亲，像“亲梅驿站、彩梅之家、朵朵梅、爱梅花社”等等。在景观建设中，一块大石头上也刻上了鲜艳的“梅”字，梅山之梅处处开！

在这样的冬月，我期待来一场雪，可以烹雪煮茶，这雪是梅花上收的雪，这茶是梅花茶，盛在蓝莹莹的梅花小盏里，就着梅花糕，吟诵《梅花引》，“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”啊。

等来一场雪

□陈红莲

天气预报说受冷空气影响，宁波两三天内将有小到中雪。于是这几天人们谈论最多的便是雪，有人说，宁波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下过像模像样的雪啦，这次最好下得大一点，清晨起来，天地一片白茫茫，走在上面，鞋子“嘎吱、嘎吱”响，就像小时候那样，冰天雪地，好几天不融化，才有冬天的味道。又有人说，最好下得千树万树银花开，家家庭院白雪皑皑，一开门即可堆雪人打雪仗，但是不要经久不化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，毕竟现在的人忙碌，忙着谋生觅食，就鸟一样飞来飞去，不像过去下雪了家中呆一星期也不碍事。还有人说，下吧下吧，先下了再说，小雪有小雪的可爱，大雪有大雪的美丽，能下就行。总之，整个宁波城都在热切地等一场雪，那是冬天赠与人类的特有礼物，人们希望它不添麻烦地来，期待它带来意外惊喜与别样乐趣。有人戏谑这种等雪的心情就像一个初恋的少女在等待男友，这句话的确形象逼真！

白天的时候，雨越下越大，掖着寒气，啪啪作响，同事外面回来，说雨中夹着雪子，冷得很。雪子我知道，形如白糖粒，小圆珠一下跳跃，常为下雪的前奏，就好像热热闹闹的戏文开演前，总有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来闹头场，不由得心中窃喜：看来下雪有望啦！下班回家，天气格外阴冷了，朔风刮面，冷雨淅沥，偶有雪子砸到脸上，生疼生疼的，心里更加惦记起雪花的温柔来，要是能下一场雪，该有多好啊！吃了晚饭，搓着手取暖时，电视台气象预报又提醒我：今夜有雪。当下心里想：“这么大的雨，要是半夜化为雪，明早起来，大地肯定银装素裹，电动车是不能骑了，得找出公交卡，明早乘公交车上班吧。如果雪更大，不妨早起走路去，反正家离工厂也不远，还可以路上赏雪。”

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拉开窗帘往外张望，期盼中的那场雪终究没有来。细雨无语，密密麻麻，淋湿的水泥路仍然黑黑的老样子，默默地推出电动车上班去。

可是朋友圈里的雪却纷纷扬扬下个不停了。大姐小妹居江苏，先后发图片视频拍雪景，树上、地上、屋顶上，已经有寸许厚积雪了，那雪花依然赶集似的聚拢来，似有声又无声，一直不停歇。有同学居上海，也发上来图片，但见雪花在空中躲躲闪闪，像个害羞的小姑娘，远处高楼大厦底下有几棵绿树染了白糖，煞是可爱，一小小空旷处，似覆了一层薄霜，也添惊喜。相邻的杭州也下雪了，雪西湖美轮美奂，湖光雪色两相宜，羡慕嫉妒恨啊。到了办公室，看到同事们拿着手机，跟我一样正在翻看，不时发出惊叹声：“老家的瑞雪，好大啊”，“好美的雪，又纯又白又厚”，“堆起的雪人，啊哈哈……”那漫天飞舞的精灵，飘飘洒洒，真真实实下在手机里，眼看就要经过宁波城区，却一转身绕道走了，仅在四明山区那边留下来过的影子。无奈我等上班族，无暇前去赏雪，下了也是白下。

天气又阴又冷，吃了晚饭，早早歇息，像一只老龟，连头都缩进了被窝里，蒙蒙细雨也停了，耐心等待下一场雪吧。

天亮了，早起的老公喊一声：“下雪了！”骗人吧？我闭着眼睛不愿睁开。他又喊一声：“起床啦，下雪了！”难道是真的？我将信将疑，拉开窗帘，哟，真的下雪啦！

雪如鹅绒，轻轻巧巧地来了，停憩在粉墙黛瓦上，薄如羽，又洁如纱。这一场千呼万唤才来的江南雪，在人们的睡梦中，浸润了宁波城。绿树开花，轻不压枝；田野白了，枯草探脑；车辆胖了，形态可憨；天地开阔了，一辆辆车顶着一朵朵雪花，行驶在没有雪的马路上……

等来了一场雪，盼来了心中的期待。

